

口袋中的
悬疑

sina 新浪文化·读书

搜狐读书
book.sohu.com

腾讯读书

当当网
dangdang.com

木偶商店

莫言 麦家 南派 三叔 大袖遮天联合倾力推荐

这是一本令你无法呼吸的书，连心脏都忘记跳动

西冷社 辛欣◎著

群众出版社

口袋中的
悬疑

木偶商店

西冷社 辛欣◎著

群众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木偶商店 / 辛欣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1. 1

(口袋中的悬疑)

ISBN 978 - 7 - 5014 - 4815 - 9

I. ①木… II. ①辛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4354 号

木偶商店

MUOUSHANGDIAN

辛欣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5.5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14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4815 - 9

定 价: 28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
电子邮箱: qzs@qzcbbs.com

营销中心电话 (批销): 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(010) 83903257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39

电子音像与数字出版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2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完美谋杀

黑夜，之所以让人感到恐惧，是因为许多恐怖的事发生在黑夜。然而，比黑夜更让人恐惧的却是人心，即便是夫妻，谁又能保证他们了解彼此内心真实的想法呢……

引 子

李晴死了，死于煤气爆炸，是意外，这是警方调查后得出的结果。

麦佳伟是从李晴的丈夫陈栋那里得知这一切的。作为李晴生前唯一的朋友，陈栋第一时间把这个不幸的消息电话通知了他，尽管两个男人还从未谋过面。

撂下电话，麦佳伟一下子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居然是真的。过了好半天，他的脸上忽然浮现出一丝诡异的微笑，继而，微笑又演变成了放声狂笑。

“麦佳伟啊麦佳伟，你真他妈是个天才！”

(1)

位于城西的海天商务大厦共有 35 层，麦氏心理康复诊所在第 32 层，从那扇巨大的落地窗望出去，几乎可以鸟瞰整个城市。在没有病人的时候，麦佳伟喜欢坐在窗前，一边抽烟，一边远眺，只有在那一刻，他的身心才算是真正获得了放松。

此时此刻，麦佳伟就坐在窗前，但是脸上却看不到丝毫的轻松，反



而充满了疲态。

最近两个月来，不知为什么，他特别容易疲劳，脑袋总是昏昏沉沉，并经常出现一些恐怖的幻觉，偶尔还会短暂性失忆，这让他既害怕又不安。他知道自己肯定患上了某种心理疾病，但自我治疗了一段时间，却毫无起色。

刚刚送走的病人是位死了儿子的老太太，她的顽固让麦佳伟伤透了脑筋。无论他怎么开导，老太太始终坚信，她的儿子没死，只是为了完成某项国家交给的秘密任务，暂时不便与她相见罢了。

面对这样的病人，麦佳伟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好不容易送走了老太太，麦佳伟立刻叮嘱秘书小黄，两个小时内谢绝一切客人来访，包括电话。

正当麦佳伟准备闭目小憩时，电话却忽然响了。他开始并没有理会，可是电话铃就像一道道催命符，一声接一声，响个没完，令他心中有些不安。

麦佳伟没好气地拿起话筒，“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说谢绝任何来访和电话吗？”

小黄支吾道：“麦医生，对……对不起，您夫人说非要您接电话不可。”

麦佳伟心头一震，珍珍很少把电话直接打到办公室来，怕不是出了什么事吧？他急忙吩咐把电话转过来。

很快，电话里传出一个很柔很媚的女声，“佳伟！”

“珍珍，有事吗？”麦佳伟故意把嗓音压得很低。

“也没什么，只是忽然右眼皮跳得厉害，心里觉得不踏实，所以打电话看看你是否平安。”

“乖，珍珍，别胡思乱想了，现在有病人，回头我再给你电话，好吗？”麦佳伟对着话筒小声说着，显得既温柔又体贴。

“嗯，你一切小心。”

刚要放下电话，珍珍忽然在电话里叫起来：“对了！”



麦佳伟皱了皱眉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还记得我曾经提起过的那个远房表哥吗？已经好几年没联系了，没想到刚才接到他的长途，说是下个月回国，到时候请他到家里吃顿饭吧。”

放下电话，麦佳伟闷哼了一声，“不就是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哥在国外吗？显摆什么呀！”

麦佳伟心里着实不爽，他曾听岳母说过，珍珍自小与那位表哥青梅竹马，还有过那么一段儿，可惜后来他出国了，便断了往来。没想到，现在居然又联系上了。

5分钟后，麦佳伟好不容易有了一丝睡意，谁知电话竟再次响了起来。他忍无可忍地拿起话筒，“又怎么了？”

“麦……麦医生，有位姓张的先生要预约，时间是……今晚11点。”

麦佳伟一怔，11点？这人精神是不是有问题啊！随即便苦笑起来，找我的人哪个又精神正常呢？

他压了压火，“诊所晚上不接待客人，这你是知道的，让他明天再来吧。”

“我说了，可他坚持要今晚11点见您。”

又是个难缠的病人，麦佳伟心想。“告诉他，下班后看病是要付双倍诊费的。”

“我也说了，可是……他说付三倍的诊费也没问题！”

“哦？”

不知为什么，麦佳伟忽然对那位张先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沉吟片刻，“好吧，告诉他今晚11点不见不散。”

(2)

两年前，麦佳伟和李晴在一次心理学术会议上不期而遇。

麦佳伟本不想参加会议，但一想到届时本城的业内知名人士将悉数

到场，对他今后的前途可能会产生影响，便欣然前往了。

正当他枯坐在一群老头子中间哈欠连天、叫苦不迭时，一个貌美出众的女人飘进了他的视线，这个人就是李晴。

麦佳伟顿时眼前一亮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X市居然隐藏着这样一位美女专家。

乏味的会议开始变得有趣起来。面对其他专家提出的课题，麦佳伟积极大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，将那些老专家辩得哑口无言。他侃侃而谈，博得了阵阵掌声，而李晴似乎也被他渊博的学识和翩翩的风度所吸引，和他唱起了“对台戏”。

那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学术辩论，虽然没有得出结果，却被在场的专家一致公认为，近十年来最有价值的学术辩论。一夜之间，两人成了心理学界最被看好的一对新星。

之后的故事便落入了俗套，两个人很自然的坠入了爱河，唯一特别的是，他是有妇之夫，她是有夫之妇，但这些并不能阻止他们相爱。

其实他们要的只是爱，或者说是恋爱的感觉。

爱，从来都是自私的，完美的爱情只出现在童话故事里。正当麦佳伟庆幸自己遇到了传说中的完美爱情时，李晴忽然提出，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安排家里的事，然后跟老婆离婚，娶她为妻。而她自己，已经和远在海外的丈夫正式提出了离婚。

那一刻，麦佳伟仿佛看到了世界末日！

倚仗岳父大人的福荫业已成为社会名流的他，自然不可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婚姻。虽然他和珍珍之间已经没有了爱，更多的只是责任。他开始后悔参加了那次该死的学术会议，但一切都为时已晚。

麦佳伟也曾试着开导李晴，劝他放弃那个愚蠢的念头。然而李晴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，还撂下狠话：一个月后如果他不离婚，她就直接找他老婆去摊牌，并当众揭下他伪善的面具。

李晴，我要你死！

当麦佳伟和李晴在十字路口不欢而散后，麦佳伟便暗暗下定了决心。

(3)

离李晴出事已经过去两个月了，麦佳伟原本以为会将她逐渐淡忘，可事与愿违，李晴的身影老是纠缠不休，令他寝食难安。两个月来，他甚至没有睡过一次好觉，每当闭上眼，那张被火灼得稀烂的脸就会出现在他的梦里。

如果照这样下去，发疯是迟早的事。作为心理学专家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，可他偏偏没辙。

其实真正让麦佳伟担忧的是另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陈栋，同样是一名心理学专家，受聘于国外某大学，有着不小的国际影响，是个见过世面的人。如果他对李晴的死产生怀疑，那真是件麻烦的事。好在他常年出国在外，就连为李晴办理后事，也是来去匆匆。

麦佳伟看了看表，7点35分，距离11点还有3个多小时。

小黄5点不到就下班了，她走时脸上红红的，略带着羞涩，不用猜就知道她晚上和男朋友有约。这不由得使麦佳伟想起李晴第一次赴约时的表情。看来女人恋爱时候的表情都差不多。他这样想着，慢慢地将脸转向落地窗。

此时天已经黑透，他眺望着远方，心里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情绪。

黑夜，让人感到恐惧，然而，比黑夜更让人恐惧的却是人心，即便是夫妻，谁又能保证他们了解彼此内心真实的想法呢？

一阵困意袭来，麦佳伟心想反正时间还早，索性靠在椅子上打起了盹儿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声突如其来的咳嗽将他惊醒，迷迷糊糊的，他看到一个全身裹在黑风衣里的男人坐在自己对面。

一股凉意从心底直蹿上来，令他头脑清醒了不少。

他揉了揉眼，没错，的确有个男人坐在对面。这个男人看上去30往上，40不到，有着一张苍白而狭长的脸，嘴唇上留着两撇醒目的小





黑胡。

“您是……”

“鄙人姓张，下午跟您预约过的。”

麦佳伟的心稍稍放下。他看了看表，时间是11点15分。

“张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居然睡过头了。”

那人轻轻一笑，“不碍事……那么，麦医生，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”

麦佳伟振作下精神，取出毛巾擦了把脸，然后在脸上挂出一个十分职业的微笑，“当然，不过我建议您先喝点什么，比如茶或者红酒，这也许对您有帮助。”

“那就……来些酒吧！”那人回答得有些谨慎。

麦佳伟从身后的酒柜里取出杯子和酒，为自己和那人各倒了半杯。

“请。”

“谢谢。”说着，那人将酒杯凑到嘴边，却没有立即喝，而是从怀中取出一块样式古朴的怀表，打开盖看了一下，随即“啪”的一声阖上，金属撞击声悠远绵长。

平时麦佳伟对类似的金属响声就十分过敏，此刻随着那“啪”的一声，他的脑袋微微晕了一下，他不禁皱了下眉。

那人连忙收起怀表，抱歉地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不知道您对声音比较敏感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看到对方仍旧举着杯子，麦佳伟微笑道：“请放心，酒不另外收费的。”

那人尴尬地一笑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抹了抹嘴，很平静得说道：“我必须杀死那个人，可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。”

(4)

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雨。开始的时候，雨点打在窗户上还是有节奏



的“啪啪”声，可转瞬间就变成了一场盛大的交响乐。雨幕中，海天大厦通体一片漆黑，只有32层的一扇窗户里透出亮光，显得格外突兀。

经验告诉麦佳伟，这人的心理疾病相当严重，如果处理得不好，极有可能发疯，甚至演变成变态杀人狂也说不定。如何才能挽救自己的病人呢？麦佳伟盘算了一下，心里便有了数。

“您说的那人，是您的亲人？朋友？还是……”

那人摇了摇头，“他是我老婆的情夫。”

情夫！麦佳伟皱了皱眉，他现在很忌讳这个词。

“您是说，您夫人有了外遇？”

“是的，他们在一起已经有两年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为什么非要杀了他呢？和平解决不是更好吗？我觉得，让那人用金钱来赎罪，比要他的命划算得多。”麦佳伟适时地劝解道。

那人恶狠狠地说：“他害怕我老婆纠缠他，便惊心策划了一场谋杀案。他以为能瞒住天下的人，可瞒不住我，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！”

一道闪电猛地划过天际，将那人的眼睛照得雪白，一瞬间麦佳伟在那双眼睛里读出了深深的怨恨。他猛然一惊，忽然想起了李晴。

不会这么巧吧？麦佳伟呻吟了一声。

“你……你夫人是怎么死的？”他发觉自己的声音竟有些发抖，这实在有辱他的职业。于是他调整了下呼吸，再次发问：“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那人望着他，若有所思，忽然，他大笑起来，“麦医生，您也有过婚外情的经历吧？”

麦佳伟的心哆嗦了一下，不过他的脸上仍是一副职业微笑，“也许吧，不过我的事并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。”

那人点了点头，然后点了支烟，猛吸了两口，“两个月前，我老婆死于煤气爆炸，警方是这么说的，不过我知道她是被谋杀的。她和那个奸夫同属一个领域，是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的，后来便搞在了一起……”

那人仍在说着，但麦佳伟已经听不清他说些什么了。他只能看到对

方的嘴唇缓慢地蠕动着，仿佛电影中的慢镜头，而他的声音也像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
天下难道真有这么巧合的事？不！绝不可能巧合到这个程度，他的心一下子失衡了。

(5)

一个月眨眼就过去了。

让麦佳伟感到欣慰的是，李晴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找他老婆摊牌，也没有将他们的事公之于众。不过，李晴却爱得越来越霸道，几乎把他攥在了手心里。她规定他每天至少要陪她三个小时，有时晚上甚至不让他回家。

这天晚上，忍无可忍的麦佳伟终于和李晴撕破了脸皮，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，结果是两败俱伤。麦佳伟的脖子上、手背上留下了道道血痕，而李晴不仅掉了两颗门牙，嘴唇和颧骨也都肿了起来。

之后，麦佳伟摔门而去，留下蓬头垢面、满脸血污的李晴坐在地上呜呜地哭。

回家的路上，麦佳伟被风一吹，很快冷静了下来，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恐惧。

李晴分明就是一枚炸弹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引爆，当务之急，是必须在她爆炸之前先解决掉她。

可是，用什么方法，才能既解决问题，又不露痕迹呢？麦佳伟思来想去，忽然想起了他大学时代看过的一部悬疑小说，小说的名字叫《完美谋杀》。

(6)

他不由得向后缩了缩，尖叫道：“不是我干的！”

“麦医生，您没事吧？您刚才说……说什么？”

惊魂未定的麦佳伟看了看对方茫然的表情，觉得不像是在装蒜。

毕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报纸上就曾经刊登过一则奇闻，两个相隔千山万水的人，姓名、相貌、血型，甚至老婆、孩子的姓名竟完全吻合。那么，发生在同一座城市里的两件事有着相似之处，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？

麦佳伟长出了口气，试探着问：“你……认识陈栋吗？”

那人摇了摇头，“不认识，您干嘛问这个？”

麦佳伟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，“没什么，你说的事让我想起了我认识的一个人。哦，后来怎么样，请继续说下去。”

“我老婆被他谋杀了，而他却好端端地活着，我的家庭被他一手毁掉了，所以我要让他死，而且死得很难看，但是又不能让警方查出来，我可不想为了那个杂种坐牢。麦医生，您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
此时的麦佳伟已基本恢复了以往的从容。

站在医生的角度，尤其是心理医生，他必须想方设法劝自己的病人不要干傻事，这是每一个做医生的本分。如何让病人放弃愚蠢的念头，这需要技巧，谈话的技巧，而他恰恰认为自己身上最值得称道的就是这一点，他将这称之为“谈聊”。

他决定以退为进，“张先生，您不妨先说说您的设想。”

那人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“想法倒是有几个，只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。”

麦佳伟做了个“请讲”的手势。

“我打算雇用杀手干掉他，将他分尸，分别埋在不同的地点，然后打发杀手跑路，永远也不要回来。”

麦佳伟摇了摇头，“首先，杀手到哪儿去找呢？这并不像电影里演得那么简单。其次，请神容易送神难啊，即使找到了杀手，顺利杀死了那人，但是能保证他不会威胁您拿出更多的钱？再者说，您能保证他不被警方捉到，供出您来吗？所以，这个方案行不通。”



那人点点头，“您说得没错，这些我都想到了。”

“还有其他的方案吗？”麦佳伟不慌不忙地问。

“当然，我还想过偷偷在他的食物里做点手脚，比如将耗子药放进他家的大米里，或是把敌敌畏注射进他的牛奶里。”

麦佳伟彻底被逗笑了，“张先生，你未免太幼稚了吧，这些方法是谋杀中最低级的手段，很容易留下马脚。再说了，那些东西都不能马上致命。现在医学先进，经过抢救，活过来的机会是很大的。”

那人的脸色忽然变得诡异起来，“那么，您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
麦佳伟神秘地一笑，“办法还是有的。”

(7)

这天中午，麦佳伟吩咐秘书小黄，他要午睡，不要打搅他。他知道小黄是个贪睡的姑娘，吃过中饭后，准会靠在沙发上打盹儿，而且一睡就是一个小时。

现在是11点30分，小黄11点20吃完饭，估计此刻已经睡着了吧。

果然，当麦佳伟蹑手蹑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小黄已经睡得很熟了。他偷偷地溜出诊所，驱车来到李晴居住的小区。

这个时间，小区里的居民除了上班的以外，留在家里的的大都是些老人和孩子。他们要睡午觉，保安则聚在传达室里打老K，而李晴此刻一定会在家里健身。经过两年的相处，麦佳伟对她的生活规律了如指掌。

麦佳伟打开李晴车库的大门，一眼就看到了那辆红色的宝来，那是他一年前送给李晴的生日礼物，虽然已经跑了一年，但仍很新。

李晴的家就在车库楼上，只有一墙之隔。说来也巧，有根小小的通风管正好通到健身房。他先是将一根软管固定在“宝来”的排气筒上，然后插入管道中，接着发动汽车引擎，一氧化碳便通过软管源源不断地送入健身房。

做完这一切后，麦佳伟看了看表，11点50分。他点燃了一支烟，

慢慢地吸着。

一支烟抽完，正好用了5分钟。他熄了发动机，将软管拔出，再用破布堵住管道。

两分钟后，他已出现在李晴的家里。他先将耳朵贴在健身房的门上听了听，没动静。于是他将总电闸关掉，然后到厨房把煤气阀门全部拧开，直到房间里布满了煤气，这才满意地离开了李晴的家。临走的时候，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，时间正好是12点整。

10分钟后，麦佳伟把车子停在一间公用电话亭旁。他下车，摘下话筒，拨了一串号码，紧接着，自小区的方向传来“轰隆”一声巨响。之后，他回到车上，将油门一踩到底。他必须在12点半之前赶回诊所，谋杀才能真正称得上完美。

晚上，一位朋友拉麦佳伟到酒吧喝酒，回到家的时候已有了七八分醉意。开门进屋，他看到珍珍正和一个头戴口罩，身穿蓝布工装的陌生男人说着什么。

珍珍见他回来，忙走过来，“佳伟，咱们家的下水管堵了，我找水管工通一下。看你醉成这个样子，先上楼去洗洗，先睡吧，不用等我。”

麦佳伟含混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踉踉跄跄地朝楼上走去。从水管工身旁经过时，他忽然酒劲儿上涌，一头栽倒下来。水管工叫了声“小心”，忙伸手去扶他。珍珍见状也赶紧跑过来，两个人合力将他扶上了楼。

第二天早上，麦佳伟一觉醒来，头痛欲裂，他喊了两声，可没人搭理他，这时他才发现珍珍留在他枕边的字条：我到外地出差，大概要三四天，冰箱里有现成的食物，别饿着自己。

麦佳伟吃了两片止痛药，又猛灌了一通冰水后，头疼才逐渐缓解。

这时，他忽然想起了昨晚的那个梦——梦中，他制造了一起完美的谋杀案。不过，此时此刻他又觉得那并不是梦，因为就连最微小的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，仿佛亲身经历过一样。

正当他疑惑不定时，竟意外地接到了陈栋打来的电话。李晴死了，死于煤气爆炸！



撂下电话，他愣住了。

(8)

“也就是说，您制造了一起堪称完美的谋杀案？”

麦佳伟不无得意地说道：“没错，一起完美的谋杀，应该让警方认为死者是死于一场意外，这一点，我做到了。”看得出，他已经自我陶醉了。

“的确非常精彩，不得不承认，您真是个犯罪天才！不过……”说着，那人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一枚样式奇特的纽扣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，然后将手伸到麦佳伟面前，“啪”的一声打了个响指。

麦佳伟像被施了魔法般，猛然醒过神来。他看了看四周，又看了看对面的人，茫然道：“我……我刚才怎么了？你是……张先生？”这时他注意到桌上放着的那枚“纽扣”，连忙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警方管它叫听侦器，一般老百姓管他叫窃听器。”那人微笑着看着他，眼神里满是嘲弄。

“什么？”麦佳伟如梦初醒，他猛地站起身，“你是干什么的？身上为什么有窃听器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……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？”他终于意识到，自己刚才可能被眼前这个人催眠了，并且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。

这在他看来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，自己毕竟是个心理学专家，而且精通催眠术，怎么可能被别人催眠呢？

也就是说，那人同样是个催眠高手！

想到这，麦佳伟忽然想起了一个名字：陈栋！

那人忽然“嘿嘿”地笑起来，“我是谁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刚才所说的话已经原原本本地传到了警察那里，恐怕此时他们已经上电梯了。”

此时的麦佳伟已完全失去了控制，他猛地站起身，一拳将对方击倒，

然后夺路而逃。然而，就在他伸手开门的一刹那，大门被人从外面强行撞开，几个全副武装的刑警一拥而进，将他按倒在地。

一名长官模样的刑警快步走过去将那人扶起，抱歉地说：“陈教授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您没事吧？”

那人抹了抹嘴角的血迹，说：“没关系，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帮助警方抓获杀害我妻子的凶手，这是做丈夫义不容辞的责任。虽然……虽然她背叛了我……但我毕竟还是深爱她的……”说着，他已泣不成声。

一旁的麦佳伟叹了口气：“你果真是陈栋……”

麦佳伟陷入了沉默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忽然问陈栋：“我知道你用怀表发出指令，引发了埋藏在我大脑中的催眠指令，从而使我说出了杀人的经过。可是有一点我始终想不通，你是什么时候将指令输入到我脑子里来的？”

陈栋止住悲声，冷冷地说：“想知道是吗？好啊，如果你有命活着出来，我就告诉你真相。”

一个星期后，麦佳伟被执行了死刑。

(9)

时间回到一个月前。

宾馆豪华客房内，宽大的双人床上，一对赤裸裸的男女纠缠在一起。男的脸孔狭长，唇上有着两撇醒目的小黑胡。女的则是个典型的大美人，此时她正蜷伏在男人的胸膛上，手指不停地绕弄着男人的胸毛。

女人问：“你说我是应该叫你陈栋，还是应该叫你表哥呢？”

男人说：“还是叫我陈栋吧，叫表哥会使我有一种罪恶感。”

女人嘻嘻一笑，“我还是喜欢叫你表哥。叫陈栋，会让我想起李晴那个骚货。对了，表哥，我真是佩服你，这么高明的计划都想得出来。”

男人不无得意地说：“两年前我暗中发起了那次学术会议，给他们制造机会，然后对李晴催眠，让他逼麦佳伟跟你离婚，从而使麦佳伟对她



由爱生恨，进而产生杀人的想法。然后我将李晴杀死，又扮成水管工对他催眠，给他灌输谋杀李晴的记忆，令他永远生活在恐惧、内疚的阴影里……其实这也怪不得我，如果李晴不水性杨花，麦佳伟不风流成性，也不会落得如今的下场。”

女人的脸色忽然黯淡下来，“表哥，咱们如果想要长久地在一起，就必须把他除掉。我怕……他毕竟也是心理学家，精通催眠术，我怕他有一天会醒过来。”

男人轻吻女人的脸颊，柔声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已经为麦佳伟安排了一个完美的结局。”

“完美的结局？”

男人点了点头，神秘地说：“天机不可泄露。”